

弗氏人格理论下《失明症漫记》的解读

郝滢滢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代表作之一，曾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类似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的爆发，作品讲的也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失明症的爆发及传播，围绕陷入失明症的城市展开，以寓言、夸张、荒诞和隐喻的形式书写了这场空前的灾难，对后疫情时代的文学研究有很大的价值与启发。作者运用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理论对作品中盲人和正常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展示了在失明症蔓延的背景下，正常人自我挣扎激发矛盾、盲人本我释放达到顶峰以及医生妻子最后超我回归指引方向，揭示了盲人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隐喻其实是一种三我矛盾的体现，是本我占据上风而导致的一种三我失衡。

[关键词]《失明症漫记》；弗氏人格理论；盲人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2042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代表作，亦是享誉世界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冠状病毒，《失明症漫记》描述的是一场噩梦般的失明症传播，第一个失明的人出现后，失明症火速蔓延，整个社会陷入黑暗与混乱之中。失明症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在一个失明成为传染病的世界里，一个精神虚无贫瘠的世界里，一个时间逐渐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生命岌岌可危的世界里，人性的善与恶。在弗洛伊德理论背景下，本文探讨的是当个体失去所谓的社会道德约束后，个体内部的三我是如何一步步变化，失衡、达到顶峰并逐渐消解的。弗洛伊德在他的《自我与本我》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潜意识理论，心理结构被表述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我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体。失明导致盲人本我上升到顶峰，三我的失衡直接影响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以及小说剧情的走向。

一、失明症初现：自我挣扎激发矛盾

在小说的开头，一个开车正在路口等待红绿灯的人，突然面部抽搐，双目失明，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盲人，他的失明是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且毫无征兆的突然失明。文学意义上的失明，不仅仅是医学意义上的视觉认知能力的丧失（感觉障碍的表现之一），它往往还同时含有其他隐喻意义和象征色彩。这就为失明背后的隐喻埋下伏笔。这个时候，原本好心帮助第一个盲人顺利回家的正常人，由于盲人失去了双眼，此刻这个正常人的行为就失去了社会责任感的约束，他的本我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只有一个看不见的盲人在他身边，当他内心经历一番自我挣扎后，本我逐渐占据上风，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性本能企图得到释放，最终他做出了偷走盲人汽车的行为。在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中：自我处于中间一层，它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受现实和超我影响而渐识时务的部分。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偷车贼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环境造就，当本我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自我就无法根据周围的环境和实际情况来调节“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就会导致三我失衡。

晚年，弗洛伊德又把本我划分为“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生存本能”是

一种相对积极的本我，它是企图实现生命的延续性存在，为了实现生命更好的发展而盲目追求本我的满足，且不顾社会发展和他人眼光。“死亡本能”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本我，为了满足本我而具有的一种毁灭和破坏一切的冲动，给社会造成混乱。显然，偷车贼的行为就更体现了一种生存本能，当他失去了社会的监管，内心深层的欲望冲动暴露而盲目追求本我，通过丧失道德的偷车行为来试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当他偷车得逞后，他的自我又开始挣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社会的监管，他在偷车回去的路上，饱受内疚、恐惧和道德感的煎熬，受生存本能的指引，他开始认真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更加遵守交通规则，小心谨慎不能有丝毫分心而暴露自己的车是偷来的。

二、失明症蔓延：本我释放达到顶峰

偷车贼开始看不见了，给第一个盲人看病的眼科医生也看不见了，以及同去诊所里看病的患有白内障的老人、戴墨镜的女人等接二连三的也都开始失明，失明症开始蔓延。

第一阶段，当这种疾病被控制之前，患有白色眼疾的这群人开始被强制隔离在精神病院。这样一种封闭的、阴暗的极端环境的构建，为人性的研究奠定环境基础。同时眼睛的失明，也为本我的暴露提供条件。眼睛是沟通本我与超我、个人与社会、个体与世界、理性与文明、黑暗与光明之间重要的媒介。小说中，对于这群被强制关在精神病院的盲人来说，他们眼睛的失明意味着超我的消失以及本我的暴露，刚开始，精神病院只有这几个盲人时，大家还试图保有现实世界的自我，文明待物，礼貌待人。随着时日渐长，以及诸多的生活阻碍，大家本我中的生存本能占据上风，个体中最原始的动物本性暴露，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随地大小便、为了获得食物而向动物一样攀爬争抢。在黑暗的世界中，大家各自心怀鬼胎，不顾社会和他人的联系，以满足自己的生存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冲动。它是混乱的、毫无理性的，遵循“快乐原则”。

第二阶段，越来越多的人被传染，很多盲人都被强制隔离在这所精神病院，由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大多看守的士兵不敢靠近且对这些盲人态度恶劣，他们总是把食物放在大门口，让盲人爬着去领。有时出于恐惧，一旦盲人过于靠

近，他们不惜杀死盲人，来满足本我。由于盲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无法抢到食物，不说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连动物性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后来就出现了一批强盗失明者，本我持续占据上风，为了满足他们最原始的欲望需求，便合伙来垄断食物，且其中一人有枪，导致整个精神病院混乱不堪。还有些盲人释放本我中的死亡本能，只图个人欲望满足，不惜破坏一切，搜刮其他盲人的财产并强迫女盲人轮流服淫役来满足本我需求。这些都是不以理性而是以感性本能为主导的行为，而其结果则是明显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盲人正在逐渐远离现实文明，回到以感性为主导的动物般的生活。

第三阶段，由于失明症难以控制，精神病院内部如同世界末日般混乱不堪，部分盲人死在了精神病院，部分逃离了出来，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病院外的整个世界此刻已被盲人占领。在这个令人恐惧的环境里，大家都以本我示人，自我与超我完全被压抑，本我释放达到了极致。路上到处躺满了行尸走肉，不断散发出尸体腐化的阵阵恶臭。盲人们饱受食欲的折磨，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本能，本我发展到达顶峰。小说中惯有的乌托邦世界此刻在萨拉马戈的笔下也已成为地狱般的象征。

三、失明症消失：超我升华指引方向

在小说贯穿失明症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推动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她就是医生的妻子。她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没有失明的人物，在一开始，她假装失明陪伴丈夫去隔离，小说从她的视角记述了她在盲人世界冒险般的体验。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自我也经历了多次矛盾与挣扎，本我多次想要释放。比如她虽然看得见光明，可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她宁愿看不见，也不用去照顾这些盲人了。还有在精神病院中，她们宿舍的女性被强盗盲人强制叫去服务时，她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徒手用刀杀死了一个强盗盲人。此刻，由于环境和实际条件的影响，那里的人们几乎接近于疯狂，她所处的环境也已不再属于文明社会，而是荒诞的荒蛮社会，她的生存本能占据上风，她才会做出这种在文明社会中所不能原谅的行为。但是最终，她的超我战胜了本我，超我得以回归。这个盲人的王国里，看得见的医生妻子无疑是最有权力的，但她并没有像那伙拥有武器的盲人歹徒一样做，而是尽心尽责地照顾着盲人们的生活。小说中，医生妻子的形象无疑代表了超我占据上风的一种人格。不同于深陷自我矛盾与挣扎中的偷车贼，医生妻子显然在自我矛盾中，走向了另一个方向。面对盲人的世界，她拥有眼睛，拥有光明，她就拥有了权力，但是她并没有被本我冲昏头脑，而是受到良心中至善一面的影响，表现出来了绝佳的伦理道德感，社会责任感。

弗洛伊德的超我是指，它压抑了个体最原始的性本能和欲望冲动，不顾现实社会的得失，无条件的遵循着“至善原则”。萨拉马戈曾说人都是可怜的魔鬼，体现了他对人的两个极端情感：批判和同情。对人类的批判作者以冷酷暴露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对人类的同情，则是借助医生妻子这个

形象来充分体现。医生妻子就像圣母一样背负起了拯救世界的角色。她在小说中指引着她的丈夫和盲人们的行为，试图在混乱的盲人世界重建新秩序，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在这个过程中，以医生妻子为代表带领的几个盲人渐渐发现了这场失明症背后的意义，渐渐发现了自我。而此时，第一个在红绿灯口失明的盲人突然奇迹般的复明了，紧接着大家也都逐渐复明。在小说的最后，萨拉马戈借医生之口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失明了，我们只是看不见了。”这一场“白色眼疾”的实质，是“白光”遮蔽了一切，导致了盲目，而“觉醒”的意义在于找回判断力并重新找到方向。

四、结语

失明症作为一种传播能力很强的疾病，在萨拉马戈塑造的地狱世界中，传染了全人类，而正是摆脱了眼睛这一具有象征含义的器官，从而营造出封闭、幽暗、脱离文明的极端环境。小说中关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隐喻耐人寻味，“看不见”不是真正意义上物理方式的看不见，而是看不见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当个体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后，丧失道德责任感，三我之间开始失衡，从自我的挣扎与矛盾到本我到达顶峰，然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斗争，再到最后超我的回归与升华。盲人看不见是被本我蒙蔽了双眼，看得见是因为此刻超我已经战胜本我，盲人得以重获新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三我人格理论分析了失明症从初现、蔓延到消失这一过程中，不同人物行为背后的理论支撑，对后疫情时代的文学研究都有很大的价值与启发。

参考文献

- [1] 曹军庆. 失明症想象与文学隐喻[J]. 长江文艺, 2019, (15): 131-133.
 - [2] 邓赵欣宇. 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赏析[J]. 戏剧之家, 2017, (06): 293.
 - [3] 江妍. 论萨拉马戈笔下的失明与复明的寓言[D].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 [4] 李江秀. 沦落与救赎: 《失明症漫记》中的悲悯情怀[J]. 语文学刊, 2015, (22): 50-51.
 - [5]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5.
 - [6] 闵雪飞. 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的“白色眼疾”——重审《失明症漫记》中的政治隐喻[J]. 社会科学文摘, 2021, (06): 112-114.
 - [7] 饶丹婷. 呼唤人性回归的使者——浅析《失明症漫记》医生妻子的形象[J].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12, (07): 76-77.
 - [8] 王洪智. 康德道德哲学视域下《失明症漫记》的善恶谱系[J]. 今古文创, 2020, (03): 54-59.
- 作者简介:
郝滢滢(1998—), 女, 河南开封人,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 2021级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